

莊子校釋附錄二

評劉文典莊子補正

昔年治莊子聞合肥劉文典先生有舊稿莊子補正於宋槧唐寫諸本及前人著述可資比勘者均已收採說者謂其不止復莊書唐人或魏晉之原有面目並復先秦之舊又聞先生亦極自矜工苦常語人曰欲與我談莊子須莊子復生可也其自負既如此人譽之復如彼則補正一稿應有觀止之歎岷復孜孜討治莊書不亦泰多事乎然因積稿甚多不忍棄置去歲仲秋已成校釋五卷凡一千五百六十九條雖頗愜私意尚未敢問世常思得先生舊稿以資參證厥後墊江張君懷瑾自昆明來書稱先生補正已由

雲南大學殺青既而贈岷一冊得之大喜如獲珍寶但翻檢一過竊有所疑劉先生之說與岷宿昔所見雖不無暗合然其武斷處實未敢苟同其於莊子唐鈔宋刊元明翻刻各本並未編加涉獵徵引類書亦僅御覽稍備卽其所已收採之各條又復譌誤層出先生持是以爲正似未能復莊書先秦之舊也莊書中疑義先生所未發正者尚多茲僅就其所已標出者作一概要批評其亦治莊書者所不廢乎

先生於補正序中未言所據何本但閱其內容知所據卽郭慶藩莊子集釋而郭氏所據卽古逸叢書覆宋本惟各有改竄既有改竄則其書實不足據先生一據郭書於其他各本遂多不復翻

檢或偶翻檢一二便妄下斷語如人間世篇：

俯而視其大根。

先生校云：

典案俯而視各本視作見世德堂本作視與上文夫仰而視

其細枝一律御覽九百五十二引亦正作視今依世德堂本。

案世德堂本外趙諫議本續古逸叢書宋刊本元纂圖互注本道

藏成玄英疏王元澤新傳林希逸口義褚伯秀義海纂微羅勉道

相本諸本皆作俯而視其大根僅古逸叢書覆宋本視作見郭慶

藩集釋本從之作見安得謂各本視作見邪又如外物篇：

夫地非不廣且大也。

先生校云：

夫各本作天。世德堂本作夫。馬叙倫曰：天。世德堂本作夫。當從之。文選秋興賦注。後漢書方術傳注。引並作夫。與案馬校是也。今依世德堂本。

案世德堂本外。日本高山寺古鈔卷子本。唐寫本。宋刊本。趙諫議本。元纂圖互注本。道藏王元澤新傳。林希逸口義。褚伯秀義海纂微。羅勉道循本諸本。皆作夫。地非不廣且大也。惟道藏成玄英疏本。覆宋本夫誤天。覆宋本亦成玄英疏本。則僅成疏本誤天而已。但據疏。夫六合之內。廣大無最於地。是成本原亦作夫也。馬叙倫僅見世德堂本作夫。已嫌疏漏。馬氏書岷未見。先生從馬校作夫。

可也。安得謂夫各本作天邪？補正中類此之例甚多。

夫精於校勘者，所見古本固不必多，而可與之暗合，但所見本多實有助於判斷。所見本少，難免顧此失彼。如秋水篇：

謂之纂夫。

先生校云：

碧虛子校引張君房本纂下有之字，與纂纂之夫不詞，且與下義徒不相對。張本非是。

纂之為語，助謂之纂之夫，即謂之纂夫。猶齊物論篇麗之姬，即麗姬也。天地篇厲之人，即厲人也。安得以有之字為不詞邪？道藏各本趙諫議本、宋刊本、元纂圖互注本、世德堂本，下文謂之義徒，並

作謂之義之徒與張本此文作謂之纂之夫文正相對惟覆宋本下文義下無之字蓋淺人所刪耳儻先生檢及他本下文義下並有之字當不致以張本為非矣

或謂檢書未備所下斷語自難免漏誤但既經翻檢之書自當謹慎收輯不應替亂層出補正中替亂之例最普遍者厥為引書之卷數如至樂篇

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先生校云：

典案御覽五百三十一引自以為作是

案御覽五百七十一引自以為作是先生誤為五百三十一類書

引書多刪削引作是亦不足據又如山木篇

螳螂執翳而搏之

先生校云

典案御覽九百四十六引而作且類聚九十八七引而作且將
案類聚九十七引而作且將先生誤為九十八類此之例甚多然
此類錯誤尚無關正文其次先生引書常誤無為有如天運篇

孔子見老聃歸。 . . . 孔子曰

先生校云

典案孔子曰下文選東方朔畫像贊注御覽六百十七引有

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

如并魚者，吾為鉤線以投之。三十四字。困學紀聞十同（下畧）
案文選東方朔畫象贊注引無此三十四字。先生誤為有（困學紀
聞十引此三十四字，直本於御覽，非別有所據）又如秋水篇：
莊子釣於濮水。

先生校云：

典案濮水下當有之上二字，而今本敝之。史記莊子本傳正
義藝文類聚人部（二十）……引竝作莊子釣於
濮水之上。皇甫謐高士傳同。

案藝文類聚人部二十未引此文，不知先生何從見之（高士傳作
周方釣於濮水之上，亦非作「莊子釣於濮水之上」類此之例甚多。

然此類錯誤，雖涉及正文，其關係猶淺，至於繕性篇：

謂之以知養恬。

先生校云：

典案碧虛子校云：自古之治道者，至以知養恬。舊闕，見張君房本。今各本有此文者，後人依張本補之也。

案碧虛子闕誤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以智養恬，見張本。舊闕，音義云：「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見張君房本。舊闕，所謂舊闕者，謂舊本生上闕智字，即張本較舊本生上多一智字。非張本較舊本多，古之治道者，至以知養恬二十三字也。楊慎莊子闕誤亦云：「張本以恬養知，下重知字，通章知俱作智，尤

其明證今本惟覆宋本生上有(知)字(文選稽叔夜養生論注引亦有知字雲笈七籤九十四坐忘論說文繫傳三十三引並有智字知與智同)與張本合先生不知舊闕僅指生上智字而言以為自古之治道者至以知養恬舊本皆闕遂斷今各本有此文者後人依張本補之豈其然乎又如達生篇

忘足履之適也妄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先生校云

碧虛子校引張君房文如海本知作口與繁作口義太淺薄

張文本非是(下畧)

紫碧虛子校引張文二本知俱作口謂張文本並無知字也先生

誤□為口，因謂作口義太淺薄，是可笑矣。先生收輯材料，既欠審慎，錄人之說亦多不察原書，如山木篇：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

先生云：

典案御覽七百六十八引有上有忽字。馬叙倫曰：則呼張歛之。當依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作一呼張之。一呼歛之。淮南詮言篇作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可證。案馬說是也。

案則呼張歛之書鈔百三十七引作則呼張翦赫。馬氏誤為引作一呼張之。一呼歛之。（馬氏書岷未見，不知是否先生鈔錄之誤。）先生既未察書鈔自不當輕以馬說為是，又如外物篇：

於是乎有備然而道盡

先生云：

馬叙倫曰：債當依藝文類聚三五引作類。

纂類聚三五未引此文。馬氏失檢。先生亦不察。補正中所引之書。或引他人之說。因失慎而致誤之例甚多。說者或稱先生之作。可謂天下之至慎。蓋不然矣！

先生於莊子古本最迷。

唐寫本

唐寫本不過殘存之十餘篇。

（先生未備見）自極珍貴。然其中因寫者致誤之例亦頗不少。先生每依樣鈔錄。不能正之。如刻意篇：

為修而已矣。

先生校云：

典案燉煌唐鈔本無矣字。

案上文為亢而已矣，下文為治而已矣，無為而已矣，為壽而已矣，諸句皆有矣字，與此句作「為修而已矣」一律。唐寫本無矣字，必寫者誤脫也。又如山木篇：

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

先生校云：

典案唐寫本而獨與下有君字。

案「而獨與君道遊於大莫之國」義不可通。君字必涉上文「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衍。類此之例甚多，皆極易辨正。而先生不下

一斷語又如知北遊篇：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

先生校云：

典案邪上物字疑衍。唐寫本無物字。文義較長。

案下文「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正承此物字而言。無物字則文意不明。唐寫本無物字。必寫者誤脫也。安得以為文義較長邪。凡唐寫本與今本出入處。先生每不詳審文義而輕信之。然有時極可信者。先生反奮筆斷其非。如外物篇：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

先生校云：

奚侗曰藝文類聚夢部引無龜字神與知對文典案唐寫本亦無龜字惟無龜字則不知仲尼所言者為何物淮南子說山篇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卽襲用此文正作神龜未可以唐寫本藝文類聚引無龜字遽刪之也奚說未審

案下文「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鬼神與知對言」意甚明白奚侗據類聚夢部龜部所引（先生引奚說「挽龜部二字」謂龜字涉上文神龜而衍其說甚塢唐寫本無龜字古鈔卷子本原本亦無龜字）後又改神能為神龜復於龜字下旁注能字反失古本之舊（劉子新論言苑篇「知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人不能

自衛卽本此文亦以神知對言可為旁證蓋上文既累言龜則此文神下無龜字亦知仲尼所言者為龜若淮南說山篇云云雖本於此文上文並未言龜故神下不得不有龜字否則真不知所言為何物矣此極易辨者先生似不當舍唐寫本而從淮南文也至於天運篇

民有為其親殺其服而民不非也

先生校云：

典案服各本作殺形近而誤注親疏者降殺疏為降殺之服以別親疏是郭成所見本字皆作殺其服為其親殺其服與上文其親死不哭義正相對天道篇降殺之服可為傍證唐

寫本作服。今據正。

案先生校「殺其殺為殺其服之誤是也」(今本服作殺蓋涉上殺字而誤恐非形近之誤)但唐寫本作「已有為其親煞而已不非也」(民字缺筆作巳避太宗諱也)煞乃殺之俗煞下蓋挽其服二字先生謂唐寫本殺作服不亦失檢邪?或先生故謂唐寫本作服以自重其說邪?此又迷信唐寫本之過也。

先生於類書中最迷信御覽故於御覽翻檢較備凡御覽引莊書或郭注有出入處大都依樣鈔錄不辨其是非如齊物論篇

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注籟簫也

先生校云：

典案御覽五百八十一引注作天籟簫也

案天籟簫也義不可通天必人之誤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

作詩注引郭注正作人籟簫也成疏人籟簫也釋文人籟簫也並

本於郭注亦其明證今本籟上挽人字御覽引作天籟即涉正文

而未聞天籟夫而誤此最明白而先生不能正之補正中常兼校

郭注譌挽亦甚多茲不贅又如德充符篇

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先生校云

典案御覽六百七引補下有其字又全作令

案郭注成疏皆作全德下文亦云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

人乎則全必非誤字。

天地篇

是謂全德之人哉。田子方篇達矣全

德之君子可為旁證。御覽

引全作令，即全之形誤。此最明白，而先

生不能正之。又如漁父篇

有漁父者。

先生校云：

典繁御覽五百

七十七

引漁父作父老。

繁御覽五十七，七十一

百八十五，三百六十八，六百十六，七百六

十八。凡六引此文。漁父

二字並同。五百七十七引作「有父老」，父上

蓋挽漁字。老乃者之壞

字。至為明白。非所據本漁父作父老也。如

此之類。厥例至多。

先生皆不能正之。

王上校

附錄

先生常謂御覽引書多刪削少增益不知類書引書大都如此且既有刪削自難免增益凡較今本增益處未必皆所引古本之舊凡較今本刪削處未必皆非所引古本之舊也如養生主篇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

先生校云：

碧虛子校引文如海本其作至奚洞曰其當從文本作至下文遁天倍情即以為非至人也典繁奚說是也而今非也御覽五百六十一引作而今非人也

繁而今非也承上文言即謂其非至人也御覽引作而今非人也反不可通矣非下人字即涉上文而衍或淺人妄加此最明白先

生迷於御覽引書少增益之故。或以為古本非下原有人字。而不辨之矣。補正中類此之例甚多。又如山木篇：

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

先生校云：

典繁類聚鳥部中。御覽九百十七引死上竝有(而)字。(下畧)

案上文「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此所言之雁。亦昨日

之事。則主人之雁上「今」字。必漢人妄加。藝文類聚鳥部中。御覽九

百十七引並無「今」字。(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意林事文類聚後

集四六。合璧事類別集六六引。亦並無「今」字。)呂氏春秋必已篇同。

先生迷於御覽引書多刪削之故。或以為刪削「今」字。並藝文類聚

所引無今字，亦忽之矣。補正中類此之例甚多。御覽所引莊書，較今本增益處，先生雖少忽畧，但取舍之際，似亦欠斟酌。如人間世篇：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先生校云：

典案御覽九百五十七引伐上有斧字，疏俱為才能大於斧斤，是成本亦有斧字。七百六十六引割之上有入字，桂可食，故斧伐之，漆可用，故人割之，相對為文，有人字較長。

案疏俱為才能大於斧斤，乃兼桂漆而言，非單為桂可食，故伐之作釋，安得謂成本伐上有斧字，以證御覽九百五十七所引邪？補

正中誤解成疏之例頗多。茲不贅。御覽七百六十六引伐上，割上，並有人字。文意較完。先生既檢及七百六十六，則伐上，割上，似當並從所引人字。文乃一律。不當舍所引伐上人字，而取九百五十七所引伐上斧字。斧伐與人割對言，則拙矣。有時御覽所引誤字，先生亦斷然從之。如秋水篇：

水旱不知。

先生校云：

典案知當為加字之誤也。下文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卽此義也。御覽六十引正作水旱不加，是其證。

案先生蓋先見御覽引知作加，乃斷知為加之誤耳。不知水乃可

言加旱則當言損言加則不可通矣下文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
弗為加益亦但言水未言旱安得謂即水旱不加之義乎御覽引
知作加必知之形誤先生達信御覽故未細繹文義耳補正中類
此之例甚多

類書引書大都雷同鈔襲未必各有所據故所引之書往往一
引作某皆引作某一誤作某皆誤作某識者自能辨之儻不辨其
是非以為諸書皆引作某是必可據則大謬矣補正中多中此病
如秋水篇

知窮之有命

先生校云

典案文選辨命論注御覽四百三十七引知上有聖人二字。

案知窮之有命下云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據此若知窮之有命上更有聖人二字則與下文複矣。蓋卽涉下文而衍也。上文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與此文例一律則知上不當有聖人二字明矣。文選注引蓋先衍聖人二字。御覽復依樣鈔襲而誤耳。文選注引下文臨大難而不懼下無者字。御覽引亦無者字。其鈔襲之迹甚明。又如庚桑楚篇。

不可內於靈臺。

先生校云：

附錄

俞樾曰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與案俞說是也御覽三百七十六引此文亦正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尤其塙證(下畧)

案上文云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文選注引此文不可上有萬惡二字即約舉上文之詞若此文復有萬惡二字則與上文複矣(案伺已辨俞說之誤)御覽引不可上亦有萬惡二字即鈔襲文選注(翻譯名義集六事文類聚後集二十引並有萬惡二字亦雷同鈔襲)先生以為文選注既引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御覽又引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則有萬惡二字是必可據似忽於類書引書多雷同鈔襲之故也

欲治校勘，須通訓詁。先秦古籍，字多通假，儻昧此道，謬說必多。先生於訓詁常識，似欠充實，如大宗師篇：

頤隱於齊。

先生校云：

典、案、齊、御覽三百六十四、三百八十二引並作臍。鶴林玉露引同。與人間世篇合此文作齊。臍之壞字也。疏頭低則頤隱於臍，是成本字，亦作臍。

案御覽三百六十四、三百八十二所引，皆人間世篇。支離疏者一節之文，先生誤出於此。且人間世篇亦僅覆宋本作「頤隱於臍」道藏各本、趙諫議本、宋刊本、元纂圖互注本、世德堂本、臍並作齊。文

莊子校釋

選謝靈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詩注御覽三百六十八天中記二十一引並同與此文作齊合古多借齊為臍左莊六年傳後君噬齊齊亦臍也與此同例作齊是故書先生謂成本作臍則可謂齊為臍之壞字則誤矣又如應帝王篇

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先生校云：

與案莫勝義不可通且與太冲不協列子黃帝篇勝作朕義較長

案列子黃帝篇勝作朕勝與朕通俞樾章太炎並謂勝從朕聲故

得通用淮南兵畧篇凡物有朕惟道無朕文子自然篇朕並作勝

亦其明證。先生謂莫勝義不可通。蓋未達段借之旨。又如天運篇。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先生校云：

典案。義當為儀之壞字。疏禮樂威儀不相

沿襲。是成所見本作儀。御覽五百二十三六百十引並作儀。

唐寫本字亦作儀。下同。

繁義儀古通。其例甚多。本書馬蹄篇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並作儀。亦其比。作義是故書。先生謂成本唐寫本作儀則可。謂義為儀之壞字則誤矣。御覽六百十所引乃下文先生誤為此文。補正中類此之例甚多。甚至正

俗字先生亦不能辨。如達生篇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先生見游有作遊者，遂謂游字涉上文而誤，不知游乃俗字，當以作遊為正。知北遊篇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郤，先生見郤有作却者，遂謂郤當為却，不知却乃俗字，當以作郤為正。說劍篇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先生見杖有作仗者，遂謂杖為仗之誤，不知仗乃俗字，當以作杖為正。類此之例亦不少也。

先生校勘方法大端有二，其一即見他本此文作某，或他書引此文作某，則先肯定此文當作某，而言之似不成理，如寓言篇：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先生校云：

典案睢睢與盱盱當分言之。盱盱上當有而字。列子黃帝篇
正作而睢睢而盱盱。

案此文作「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意亦完好。何故睢睢與盱盱當
分言之？何故盱盱上當有而字？先生先肯定其說，雖足證其所見
與列子合，而理不明。此當云：「列子黃帝篇盱盱上有而字，當從之。」
此文本為三句，以睢盱居為韻。今本挽一而字，遂混為二句矣。於
理似較順也。至於古鈔卷子本正作「而睢睢而盱盱」，（蘇軾莊子祠
記事文類聚別集二四合，辟事類續集四二引並同。）又先生所忽
者矣。又如讓王篇：

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

弟三才

先生校云：

與案案何上當有為之二字。淮南子道應篇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案何。語亦見呂氏春秋審為篇。文子下德篇。

案案何上無為之二字，意亦完好。何故當有為之二字？先生先肯定其說，雖足證其所見與淮南子合，而理不明。且一見淮南子為之案何，遂斷此文當有為之二字。而呂氏春秋遠在淮南子之前，審為篇載此文，即無為之二字（文子下德篇並無為之案何四字）。先生又將何說邪？補正中類此之例甚多。其次，即見他本此文作

某，或他書引此文作某，則先言古書多作某，少作某，以肯定此文

當作某而言之似不成理如徐无鬼篇：

藜藿柱乎鼯鼯之逕

先生校云：

碧虛子校引文如海本張君房本藿作藿乎作宇典案疏唯
有藜藿野草柱塞門庭是成本亦作藿古書多言藜藿罕言
藜藿文張成本較長（下畧）

案釋文藿本或作權同本既作權則藿必非誤字管子小匡篇而
蓬蒿藜藿並興（今本權誤藿詳俞樾說）與此作權合左昭十六年
傳斬之蓬蒿藜藿史記越世家披藜藿到門並以藜藿連文此不
得因古書多言藜藿罕言藜藿遂謂之張本作藜藿較長文張本

之作藜藿。或正由古書罕言藜藿而致誤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排藜藿。」今本藿誤藿。（詳王念孫說）卽其例也。道藏本成疏覆宋本成疏並作「藜藿」野草。柱塞門庭。惟郭慶藩集釋本誤藜藿。（郭氏常妄改成疏）先生不察，遂以為成本亦作藜藿矣。（文張本乎作宇，不詞。楊慎闕誤引文張本乎作宇，是也。宇蓋于之誤。）又如盜跖篇：「古者禽獸多而人少。」

先生校云：

典業御覽七十六引古者作古之九百二十八九百六十四。引人少作人民少。類聚八十七引人作民。古書多言人民。韓非子五蠹篇，人民少而禽獸眾，文義正同，亦作人民。

案御覽七十六引人少亦作人民少先生忽之趙諫議本宋刊本
元纂圖互注本世德堂本道藏王元澤新傳林希逸口義褚伯秀
義海纂微羅勉道循本諸本並作人民少惟道藏成玄英疏本覆
宋本無民字人民少與禽獸多對言無民字者誤挽也先生謂此
文當作人民少是也但謂古書多言人民以證此文之當有民字
則不成理蓋古書單言人之例亦極多是亦可證此文之不當有
民字矣此但就本文言之已最明白似不必牽涉太寬甚至決不
相謀者先生亦隨意牽合如秋水篇則趣操覩矣乃申上文以趣

觀之之義意最明白先生謂趣捨為周季恒言遂改趣操為趣舍
尤非岷所敢苟同者也此外先生校勘之疏猶有一例即欲斷此

文無此句則先肯定此句隔斷文義而所見似未審如齊物論篇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先生校云：

典案自喻適志與五字隔斷文義與字同與詳其語意似是
後人之注羈入正文郭氏不知以自快得意悅豫而行釋之
藝文類聚蟲豸部御覽九百四十五引並無此五字惟三百
九十七引有之蓋唐代猶有無此五字之本也

案記纂淵海百事文類聚後集四十八圓機詩學話法全書二十
四引此文皆無自喻適志與五字如先生之說是明代以前猶有
無此五字之本矣恐未必然也類書引書多雷同鈔襲自不可輕

信此蓋由藝文類聚所引畧自喻適志與五字（類書引書任意刪畧之例至多）御覽後出諸類書遂本之而畧此五字耳至如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七十五初學記三十引此文則並存此五字（惟喻並作逾喻逾並愉之借字）釋文引李云喻快也又引崔云與哉李頤崔譔及郭象皆為此文作注是所見本皆有此五字安得據後出之類書斷為注文羈入正文邪？先生僅見郭氏有注蓋忽畧李崔二氏並有注也且審自喻適志與五字即承胡蝶之栩栩然而言意甚明白何從隔斷文義？先生之說恐未安矣又如秋水篇：

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先生校云：

典案默默乎河伯五字隔斷文義默默乎疑當在下文兼懷
萬物其孰承翼句上與繇繇乎泛泛乎竝列疏默默莫聲幸
勿辭費也是其錯亂已在唐前

紫海若因河伯不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故訶令河伯默而勿言
人間世篇密若無言田子方篇默汝無言與此默默乎河伯五字
文意相同至為明白何從隔斷文義先生疑默默乎三字當在下
文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句上與繇繇乎泛泛乎竝列不知兼懷萬
物其孰承翼乃承繇繇乎泛泛乎諸句而言加默默乎三字於其
上亦決不能與諸句竝列且亦決不可通而此文河伯上無默默

乎三字又不成句安得徒見下文「繇繇乎」泛泛乎與此「默默乎」三字一例遂不細審文義而隨意牽合邪先生更據成疏斷此文之錯亂已在唐前何自信之深也

先生自稱欲與我談莊子須莊子復生可也但就補正中觀之其於莊書義理似多未貫徹如齊物論篇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先生校云

與案庚桑楚篇作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上知字當讀智案知與不知對言意最明白知北遊篇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正可發明此文之義先生謂上知字當讀智似未

安又如天地篇：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

先生校云：

與案此當以泰初有无，无為句，有无名為名。本書知北遊篇，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無無之誼本此。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泰初即天地之始也。注無有故無所名，疏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故無有无名，皆失其讀，而曲為之說耳。御覽四引亦以泰初有无，絕句，無有无名，絕句。又引注云：言太古之初，上下未形，所有者無，既無有形，又無有名，誤與郭注成疏同。

案此文舊注皆甚明白，並未失其讀。知北遊篇所謂無無，乃專對

有無而言。蓋有無雖為無，猶有有之名。能無無，則有有之名去矣。所以言無無，正為去有之名。若於無無上更加一有字，則決不可通矣。既曰無無，尚何有哉？先生徒見知北遊篇以無無連文，遂謂此文當以泰初有無無為句，不知无无上有有字之不可通也。老子無名天地之始，謂天地之始之不可名也。非謂天地之始有無名也。無名焉可有哉？先生謂泰初即天地之始是也。但以有无名為句，則不可通矣。又如天運篇：

子貢曰：然則至人固有所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

先生校云：

至字舊攷。碧虛子校引江南古藏本人上有至字。典案江南古藏本是也。疏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是成所見本亦作至人。在宥篇。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或言至人。或君子。其義一也。今據江南古藏本補至字。

案先生據江南古藏本補至字是也。但引在宥篇之文。謂或言至人。或言君子。其義一也。則恐未安。蓋君子苟能云云。是君子未必能也。惟至人乃自然能之。君子至人。其義不同。至為明白。凡莊子言至人。天人。神人。真人。大人。道人。聖人。其名雖七。其義則一。言君子則此七名之粗迹耳。必先解此。乃能達莊。若徒見尸居而龍見。

淵默而雷聲二語相同。此文雷聲與淵默當互錯。詳奚侗說。遂謂至人君子同義則失之遠矣。又如知北遊篇。

知形形之不形乎。

先生校云：

奚侗云：知上奪孰字。當依淮南道應訓補。典案淮南道應篇作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此當補孰字。且刪一形字。注形形者。竟無物也。是形字之重衍。已在晉前。

案淮南道應篇云云。少一形字。義不可通。王念孫謂當依莊子作形形之不形。並引列子天瑞篇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為證。其說已甚明白。若徒見今本淮南不重形字。而不審文義。

遂謂此文當刪一形字則妄矣先生更據郭注斷形字之重衍已在晉前何自信之深也

莊子三十三篇文多重見自當比而觀之一以校其異同一以發其旨趣先生亦常兩相引證但其忽畧者尚多即其所已引證者似亦未甚貫澈如齊物論篇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先生云

典繁庾桑楚篇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文義與此正同

案庾桑楚篇云云古鈔卷子本其分也下有成也二字當從之齊物論篇正作其分也成也今本脫成也二字則不可通文義安得

相同哉？又如田子方篇：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先生云：

與齊物論篇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文義與此正同。

齊物論篇云云，忘當作亡。道藏各本，趙諫議本，宋刊本，覆宋本，元纂圖互注本，世德堂本，並作亡。亡又化之形誤，亡即變化本字。田子方篇正作「不化以待盡」，本劉師培說。今本化誤為忘，則不可通。文義安得相同哉？又如齊物論篇：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

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先生云：

與案庚桑楚篇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文義與此正同

案庚桑楚篇將以生為喪也下尚有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二句。挽引二句則文意未完先生既引以證齊物論篇之義似不應忽之也又如齊物論篇：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先生云：

典繁寓言篇眾周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文義與此正同

繁齊物論篇何其無特操與下尚有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一節寓言篇何也下尚有景曰搜搜也奚綽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脫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被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一節兩文之義可以相發先生似應全引之僅引兩文首數句似無

益於發其旨趣也

淮南子二十一篇中，襲用莊子之文甚多，關係莊書至鉅，補正中雖常引淮南子襲用莊子之文，而疏漏可議者不少，如齊物論篇：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先生云：

與案淮南子倣真篇，譬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大覺，然

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即龍用莊子此文。

案淮南俶真篇。譬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二句。乃龍用莊子大宗師篇。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二句。而與齊物論篇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二句。無涉。不應牽連於此。又如徐无鬼篇。

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先生云：

釋文煬和。李云煬。炙也。與案淮南子俶真篇。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高註煬。炙也。抱其志德而炙於和氣。故萬物雜累。

李註即本淮南高注。

案抱德煬和上尚有故无所甚親（親）无所甚疏（疏）二句淮南精神篇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又見文子守虛篇）即襲用此文此文本以親天人為韻今本疏親二字誤錯以順于天誤為以順天下遂失其韻矣當據淮南訂正先生未引淮南精神篇以正今本此文之誤似嫌疏忽且引倣真篇高注以證此文李注之所本則李注煬矣也下尚有為和氣所契五字並本於高注亦不應忽之

淮南子襲用莊書雖多而常有損益改竄不必與莊書盡同儻見其不同處遂以為所據本異或更欲強同之則妄矣如天地篇：

不近貴富

先生校云

與案不近貴富，淮南子原道篇作不貪勢名。文選東都賦注引作不尚富貴。張平子東京賦藏金於山，抵璧於谷。注引與今本同。蓋所據本各異耳。

案「不近貴富」文選東都賦注引作「不尚富貴」以為所據本異，說猶近。竊淮南子作「不貪勢名」亦以為所據本異，則不然矣。蓋「不貪勢名」下文云「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貴賤對文，決不可易。故改莊書「不近貴富為不貪勢名」以避與下文貴字複耳。淮南龍裝用莊書，因上下文之故，加以改易之例頗多。又如天運篇：

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

先生校云：

典案上言白鵲此不得泛言蟲蟲當為騰蛇二字之壞淮南子泰族篇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劉氏新論類感篇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是其塙證矣（下畧）

紫騰蛇二字安得壞為蟲字耶？是可怪矣！淮南泰族篇云云雖本於莊子蓋改蟲為騰蛇一泛言蟲一專言蛇不必強謂蟲為壞字若謂上言白鵲則不得泛言蟲先秦文字不致拘泥至比如德充符篇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下言梧而上泛言樹卽其例也劉子新論龍用淮南子之文頗多其類感篇云云乃直龍用淮南泰族

篇文至為明白。雖作騰蛇。騰騰古通。藝文類聚九十六引淮南亦作騰。實與莊書無涉。亦不得據之以改莊書也。至如知北遊篇。

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

先生校云：

典案真其實知。義不可通。淮南子道應篇作真實不知。當從之。道家固以不知為貴也。文子道原篇與莊子同。蓋龍其已誤之文也。

案道家固以不知為貴。不知乃真知。真其實知。即真知也。安得謂之不通邪？淮南道應篇作直實知。不以故自持。王念孫云直實知三字。文不成義。當從莊子文子作真其實知。今本真誤為直。又脫

其字其說是也。漢魏叢書本作「直實不知」以故自持。蓋淺人不知「直實知」三字為「真其實知」之誤。乃妄乙「知」不二字。莊遠吉本從之。王念孫已斥其謬。先生復從之。而改直為真。真實不知。語意淺薄。下句以故自持。又大永道家之旨。蓋道家貴在「去智與故」(見刻意篇)惡可以故自持邪。此當據莊書以正淮南甚明。若據淮南稅亂之文以改莊書則惑矣。

校書所見難免相同。每幾經辛苦乃得一條。而前人已言之。儻已見前人之書。而所見與之全合者。則當割愛歸功前人。以避剽竊之嫌。如所獲證據較多。則不出前人之名亦可。如則陽篇。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

奚侗補註云：

侗案釋文引司馬云，謂逆旅舍以菰蔣草覆之也。則字當作蔣。藝文類聚菰部，御覽九九九引並作蟻丘之蔣。

先生校云：

釋文之將，司馬云謂逆旅舍以菰蔣草覆之也。與案司馬本作蔣，是也。淮南子原道篇上漏下溼，潤浸北房，雪霜漚漚，浸潭菰蔣，亦正以菰蔣為草舍，成不得其義。以賣漿水之家釋之，非是。藝文類八十二，御覽九百九十九引竝作蔣。

案藝文類聚八十二，即菰部。此條所見，雖與奚侗同，而多舉淮南原道篇之文為證，猶差可免剽竊之嫌。惟淮南菰蔣本作菰蔣，菰

即茲之俗。先生引書，不應改字。釋文引李頤云：「漿賣漿家，即成疏。」所本先生似不應舍李注而駁成疏。至如齊物論篇：

仁常而不成。

奚侗補註云：

個案莊子闕誤云：成江南古藏本作周是也。郭注：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是郭本亦作周，不作成。成字涉下勇怯而不成句而誤。

先生校云：

碧虛子校云：成江南古藏本作周。與案江南古藏本是也。注：常愛必不周。是郭所見本作周。今本周誤為成，與下文勇怯。

而不成相復

又如大宗師篇

善妖善老

奚侗補註云

侗案陳碧虛闕誤云張君房本善妖作善少是也郭註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是郭本妖亦作少

先生校云

典案碧虛子校引張君房本妖作少郭註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是所見本正作善少張本是也

案先生補正中常引奚侗之說則不能謂未見奚侗補註如此之

類所見既與奚侗全同而抹殺奚侗之名似不免剽竊之嫌補正
中單與奚侗之說同者已可得二十餘條其尤妙者有時引人之
說而割裂其半以為己有如山木篇：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奚侗補註云：

侗案韓子說林上下行字作心愛作美於義較長成疏夫種
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往而不得愛重哉是成本
亦作自賢之心

先生校云：

奚侗曰韓非子說林上篇自賢之行行作心當從之與案奚

說是也。疏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是成本字正作心。是其塙證。御覽三百八十二引此已誤。列子黃帝篇誤與莊子同。

案奚侗已引成疏為證。先生何必據為己說？又如盜跖篇：

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

劉師培校補云：

義士當作仁義。肱篋篇云：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史記游俠傳云：侯之門，仁義存。此作義士，詞迫不符。淮南齊俗訓云：故仕鄙在時，不在行。論衡命祿篇引作仁鄙。淮南書誤仁為仕，猶此文譌仁為士也。蓋仁義譌為仕義。校者知弗克通，因更

易其文倒字舛詞冀通其句幸有肱篋篇以證之

先生校云：

劉先生曰義士當依肱篋篇作仁義雖南齊俗訓故仕鄙在
時不在行論衡命祿篇引作仁鄙猶此文誤仁為士也校者
以士義不可通因乙之典案劉先生校是也史記游俠傳作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文雖小異亦正作仁義
案劉師培已引史記游俠傳為證先生何必據為己說類此之例
乃校書之所最忌者也或先生引人之說鈔錄未備以致所見相
同而不自知邪？

補正中引書之疏漏尤不可勝舉所引而無關校勘或義理者

又不知翦裁且多徒事鈔錄不下斷語貌似謹嚴其一下斷語便
決然無疑貌似正端故說者多稱先生治書精嚴有法不知其可
商榷之處甚多也此稿所論已可窺其大畧非敢有意攻先生之
短治學不得不求真耳

三十四年初夏脫稿於李莊栗峯